

岁月里的 飘雪

□李 健

妻子从外边回来，抖了抖肩头，你看这雪，说来就来……

我撩起门帘，可不是！似烟非烟，似雾非雾。

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一片紧似一片飘飘洒洒，仿佛扮着滑稽的脸，俏皮地掩饰着灰蒙蒙的天空，猛然一记暴戾的响雷，就像打碎了玉盏，雪花在空中打着旋儿依依不舍又不停落下。望着那漫天飞舞的雪花，思绪又回到了故乡飘雪的冬天。

兴许是久居小镇的缘故，当再站在飘雪的村口，凝视被雪色浸染得洁白无瑕的原野，也有被白雪覆盖的老宅，不知何故，一下子想起了老房子里迎着火光擀面的母亲，还有梦中才能见到奶奶的笑容。

儿时的下雪天，并不觉得寒冷，大表叔只要扛上“土装”猎枪，高叫一声看家护院的土狗，身后就会“呼啦”跟上一群软磨硬泡的“跟屁虫”，满山遍野跟着追逐撵野兔。

跑累了，就齐刷刷地趴在雪地上眺望着家的方向，群山蜿蜒起伏、一望无际，一个个山头状若皑皑白塔。俯视山下，只见袅袅炊烟从小村里的房顶飘过，偶尔还会传来一两声犬吠，空旷的山村愈加壮阔静寂。

50年前，我就住在这山里，住在这春有百花绽放、夏有蝉鸣歌唱、秋天萤火飞舞、冬日踏雪赶山的地方，记忆里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生养我的那间土坯垒起的老屋。

听母亲讲，她嫁过来的时候就住在那一间夏热冬凉的土坯房，一住就是几十年。母亲说的老房子，仿佛记得由土坯支撑，树木扛大梁，枝杆当椽子、草藤加覆盖、瓦片盖房顶，样貌极其简陋，但朴实厚重，算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老房子里摆设不多，一个箱、一张床、一张木桌和几个装麦粮缸，之外就是几条大小高低不一的板凳，这便是全部家当，若是有个柜子，那就算是高档家具了。

木箱里平时放些穿戴的衣服，一个盛放母亲手艺的针线筐。除此，还有一个神秘的小木盒，小木盒除了父母谁也不许动。我曾偷偷打开过一次，尽是些粮票、布证，“散碎银两”一直被父亲紧紧揣在贴身的衣裳里。

对待老屋，之所以念念不忘，是因为那里还藏着儿时太多故事。尽管岁月久远，但洗去烟火的风尘，依然像老电影鲜活、清晰如昨。

每当下雪的日子，房坡上就会落下厚厚的积雪，雪霁日出，房坡积雪被暖阳悄悄融化，雪水顺着房檐滴滴答答落下。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学到了砖瓦匠手艺，农闲时开始动手碎石烧砖瓦，三年就盖起了三间全村最早的小平房。

岁月远去，乡愁永存。从土坯房到小平房，这是家的变迁，也是山村民居更新换代的见证。然而，久居小城的缘故，梦里总想回故乡去看看，回味一下与故乡紧密相关的雪天乡村生活。

前段日子，和妹妹陪父亲去了一趟老屋。因移居城镇，所以老屋所在的地方早已被荒芜的植被取代。远远观望，老屋的沧桑身影仍在。望着绿荫映衬下的老宅院，突然顿觉：老宅不老，由根所在。

老去的只是远去的烟火岁月；老宅不老，由心向往。留下的是老宅的灵魂和根脉；老宅不老，由梦领航。延续的是子孙的传承和牵挂。一根椽木、一块瓦片承载着老屋记忆，亦如浓稠如酒的乡愁。



冬之树

□冯雪洁

自古逢秋悲寂寥。在这深冬，大地更添了几分萧瑟。西风肆虐，枯叶满地。放眼望去，许多树木的枝头都失去了颜色，只余下光秃秃的枝干在风中、霜雪中孤寂地守望。

即便如此，相比于春暖花开、姹紫嫣红的情形，我似乎觉得这些冬天光秃秃的树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上班途中，我常常会遇到高高低低的树。有的是司空见惯的，有的却连名字也叫不上来，但不管怎样，我一样欣赏它们此时的样子。它们褪去了春天的青涩和稚嫩，抛却了夏天的喧嚣和张扬，多了历经风霜后的果敢和坚毅，多了成熟后的沉稳与老练。

它们像洞穿尘世的老者，又像雅致娴静的女子，安安静静，不卑不亢，耐得风寒与孤寂。它们在这寒冷的冬季，有着足够的自信，即使没有了浓荫蔽日，没有了花团锦簇，它们敢于裸露岁月留下的沧桑本色。或许正是没有了这些外在的修饰，人们才更能欣赏它们独特的美，那是一种昂然的美、挺立的美。

他们不需要去迎合哪个，不需要去献媚哪个，它们懂得做最好的自己，才不枉走尘世这一遭。这些树的枝干或疏或密，或粗或细，他们都以自己喜爱的姿态面对红尘冷暖。奇怪的是，这么多的枝条，它们是如何做到即使擦肩也毫不纠缠？

时常驻足郊外田埂，于几棵并肩挺立树木的枝丫间，去看日出，赏日落。不知是霞光成就了枝干，还是枝干成就了霞光，霞光把这些枝丫染上岁月的金黄，而有了枝干的剪裁，霞光才不会那么单调没有生气。它们简直就是绝美的组合，在吟唱着生命之歌。我迫不及待地要把他们的身姿摄入我的镜头，尽管我拙劣的拍摄技术不能摄下它们的万分之一。一时突然想起旧年的明信片，好多何尝不是这样一番意境？

晴天的夜晚，目光穿过没有一片叶子的树，看半个月亮徐徐地从人家的屋檐爬起来，爬到风中的梢头。同样经历过阴晴圆缺、悲欢离合的它们，或许更有共同语言吧，也或许只对视一眼便明了彼此，不需要只言片语。有风吹过，裹紧衣服，我却分明听见这树嘎吱嘎吱响，这是它的铮铮铁骨在抗争，这是它不屈的心灵在呐喊。

其实何止我喜欢它们，那漫天高洁的雪花也会纷纷扑向它们。它们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姿态温柔拥抱那些自天而降的小精灵，它们在一起是那么和谐自然。看呐，这玉树琼枝，柴门犬吠，谁敢说这不是一幅冬日最美的画卷，梦幻而淡雅。

这些冬日的树，以静默的姿态伫立在这肃飒的寒风中，或傲然独立，或三五成群。它们冷静地面对繁华落幕，他们默默地积攒希望。当花叶簇拥的时候，它们把自己悄悄地隐藏，努力托举起叶子的鲜亮、花朵的芬芳，当花和叶子离去的时候，它们也会以豁达的胸怀坦然面对这尘世间的聚散离合，就如孩子之于母亲，游子之于故乡。

■文艺简讯

“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书画长卷展”在温县举办

本报讯(记者许凌)12月13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诗词书画长卷展”在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温县创作基地举行。

此次书画展由由河南三水太极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主办，共展出作品130件(书法作品100幅，国画作品30幅)。参展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为主题，按年代分“日出东方、家国情怀、峥嵘岁月、雄关漫道……”等13个部分，全面展现了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新中国伟大事业的光辉历程，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较高的艺术性。三水太极文化公司董事长、书法家马宝安长期以来坚持用自己的艺术视角表现毛泽东的诗情，对毛泽东书法艺术心追手摹，刻苦钻研。展览期间，他代表主办方，向温县有关部门捐赠了10幅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

本次展览既表达了主办方和书画家对伟人毛泽东的敬仰缅怀之情，亦表达出参展艺术家对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自豪感。

焦作绞胎瓷赋

□潇 湘

华夏瓷史，源远流长；名窑辈出，珍品琳琅。宁封受命为陶正，中华本是瓷故乡。万匠苦心孤诣，千载瓷道承扬。艺苑传奇葩，名曰绞胎瓷；窑火逾千年，国粹耀太行。

溯源绞胎瓷，窑魁在当阳。君子之瓷，造极业界于赵宋；绞胎绝技，突起异峰在李唐。转瓷都载德之厚土，汇能工珍藏之秘方；纳宁邑亘古之灵韵，创瓷艺不朽之魄光。纹出胎骨，颜泽透亮；花色斑驳，错彩堂皇。表里始如一，谦谦温似玉；内外复相通，铮铮铁骨香。异彩独放，惜乎一现昙花；窑熄火灭，无奈变起靖康。百年大匠不作，复窑夙愿难偿。

陶瓷艺人，情系山阳；醉心绞胎，雅量非常。矢志继绝学，非遗再流芳。守正出奇，掬泥七彩；汲古创新，泽照三光。土水火交融，浑然乎一体；天地人合一，绝世而无双。脱胎亦换骨，出窑现新妆。观之如镜似翠，触则脂凝玉润；把之若纸类锦，叩作金玉之响。希世奇珍，神韵焜煌；卓而不凡，瓷德永昌。遗珠复生辉，华彩万年长。

至尊绞胎，瓷中之王；民族瑰宝，溢彩流光。中华龙、绞胎璧、太极娃，众品牌和而不同；摆件瓷、茶具瓷、餐饮瓷，各系列斗艳争芳。怀瑾握瑜，高士妙赏；漂洋过海，外宾珍藏。昔供皇宫禁苑御用，今入寻常百姓厅堂。瓷兴怀川，圆梦瓷乡；瓷行天下，方兴未央。传统非遗技艺，福泽巍巍华夏；悠悠盛世绞胎，再谱熠熠锦章。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